

虽说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,但是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“分配”到上海工作,已经整整半个世纪,我已经完全融入上海这座城市。

我寻找着上海的城市记忆,上海是那样的博大,又是那么的厚重。

从上海莫利爱路(香山路)29号小楼里的孙中山,到带有浓重浦东口音的宋庆龄,从慕尔鸣路(威海路)甲秀里石库门房子里的毛泽东,到思南路花园洋房周公馆里的周恩来,从在天蟾舞台附近做过地下工作的邓小平,到青浦练塘爱听评弹的陈云,还有环龙路(南昌路)老渔阳里用青红砖砌成的陈独秀的《新青年》编辑部,以及张学良将军以夫人赵荻之名命名的皋兰路那幢精致的“荻苑”,上海与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。

从上海市府里传出的陈毅市长爽朗的笑声,到“书迷市长”汪道涵在书店里轻轻的翻书声,从钱学森在交通大学乐队里吹奏的圆号声,到钱伟长在上海大学的侃侃讲课时,从“金嗓子”周璇动听着的《夜上海》、《四季歌》,到王丹凤《护士日记》里家喻户晓的插曲《小燕子》,从解放上海时粟裕司令部发报机的嘟嘟声,到东海舰队司令陶勇面对海图发出的命令声,从基辛格博士在签署中美《上海公报》前反反复复的踱步声,到《上海合作组织

夜幕降临,我住的小区垃圾桶边,总会见到一个捡垃圾的阿姨。佝偻着身体,身边放一个塑料袋,右手拿小铁钩在垃圾桶捡可以卖钱的东西。当初,我没有刻意留心她的存在。

直到一个周末的傍晚,我按惯例去倒垃圾。我看到她,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垃圾桶边的地上,低着头,双手捧着脸,塑料袋和小铁钩放在一边,感觉很是痛苦。一股同情心涌上我的心头,“阿姨,你舒服吗?送你去医院,好吗?”阿姨抬起头,警觉地看了一眼我,在昏暗的路灯下,我看清了阿姨的脸,那是一张沧桑的脸,那又黑又老的手,轻轻抹去眼角的泪珠,我明白,她刚才低头

的天气渐渐变热,各种奇葩降温方法层出不穷。微博上一张在地铁里打地铺的图震撼了众人,地铁公司表示,对此工作人员除了劝阻也没有其他办法。

炎炎夏日烘烤着大地,在有些家庭无条件纳凉,公共纳凉点供不应求的情况下,地铁成为一些市民的纳凉胜地。对于市民在地铁纳凉行为,虽然没有禁止性的法律依据,但是如

环境、服务项目等硬件设施进行改造、整治,在纳凉点内,还可以增设阅览区、娱乐区等,设置读书、下棋、看电视等活动项目,丰富纳凉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,形成一道纳凉休闲文化风景。

灯花

成立宣言》六国元首签字的沙沙声,还有那上海世博会开幕时的鼓乐声、鞭炮声、焰火燃放声、掌声和笑声,声声入耳。

从上海大陆新村鲁迅书房里的毛笔,到江苏路傅雷先生书桌上的钢笔,上海向来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半壁江山。从包玉珩的《冒险家的乐园》、

上海的城市记忆

叶永烈

茅盾的《子夜》、巴金的《随想录》、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、周而复的《上海的早晨》、柯灵的《不夜城》、沈西蒙的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,直至程乃珊的《蓝屋》、俞天白的《大上海沉没》、《大进进出出》。

上海漂浮,海派文化在发展,在延续。

上海,有着多少值得记忆的文化名人,有着多少已经定格的难忘的历史瞬间。然而上海又在不断变化,不断布新。上海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,接纳从天地南北、四面八方涌来的“新上海人”。

如今的上海,吴语依音,“阿拉”之声已经不再是“一统天下”,参与“百家争鸣”的有京腔、秦腔、闽南语、粤语、客家语,还有川妹子、湘妹子的窃窃私语,具有高度

的照片,他回家乡时,把这张照片给我儿子看,本来,他是好意想让我儿子知道我在外面辛苦,希望儿子珍惜读书的大好时光,考上大学,将来要好好孝顺我。可是,儿子看了,哭得伤心,死去活来不肯再上学,说不能再让我捡垃圾了,他要去打工挣钱,来供养我。”我说:“你劝过他吗?”“劝了没用,儿子说我以前在骗他,我以前说,妈妈在厂里,工作轻松,叫他安心读书。这下儿子不再信我的话。今天在这儿捡垃圾,突然想到儿子,我禁不住伤心地哭了。”

我知道事情的原委,此时,我潸然泪下,可怜天下父母心吧。我理解阿姨的一番苦心,我更理解她儿子的一番孝心。但我想真心告诉这位有孝心的儿子:如果你不上学,对母亲来说,就是一种伤痛。还是继续上学吧,只要你珍惜,只要你认真学习,即使再苦再累,母亲都是愿意的。等你将来走向社会,好好工作,你再来报答母亲吧。

在人们的印象中,诗是一种很柔软的东西:华丽的语言,含蓄的抒情,优美的音韵。像少女、像花朵一般美丽而柔弱,与显示肌肉的“力量”二字无关。其实,诗也是有力量的。它可以让人哭、让人笑、让人怒而骂之。

七夕会 赏心乐事

“防窃听”功能的温州话,以及英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、韩语、日语、阿拉伯语……

在上海的餐馆里,那吱吱声既来自平底铁锅里的生煎馒头,也来自铁丝烤炉上的新疆羊肉串;沸水里的扑扑翻滚声,既来自芹菜大馄饨,也来自麻辣火锅里的毛肚和牛脊髓;那噗噗油炸声既来自油条菜饭糕和春卷,也来自炸薯条和炸鸡腿;那蒸汽的滋滋声,既来自南翔小笼的蒸屉,也来自黄米面烤糕和白糖伦教糕的蒸笼。

上海,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的国际大城市。众多的“新上海人”为建设新上海做出了新贡献。

不论我乘坐飞机时俯瞰上海西郊的红瓦黄墙别墅群,还是我乘坐轮船时在黄浦江仰望陆家嘴的玻璃幕墙摩天大厦,不论是在高架公路上领略上海,还是在地铁中穿越上海,日新月异的上海每时每刻都在刷新着城市记忆。

上海人文纪念研究所、上海人文纪念博物馆举办“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”论坛,我写下我感受的上海城市记忆。从城市的记忆书写上海的历史,传承后人,发扬光大,是继往开来的举措,是在今天把上海的昨天与明天牢牢“焊接”,是把记忆与梦想牢牢“焊接”,值得提倡,值得赞扬。

生命之树(剪纸) 彭敏敏

生命之树(剪纸) 彭敏敏

音:“今天,我常年漂泊的孤魂终于来到生我养我的家居/我要看看青砖黑瓦的老屋/看着我日思夜想的儿女……我的那只红漆床呢/我的我那床新婚锦被呢/我的总是红光满面的爱妻呢……”

在人们的印象中,诗是一种很柔软的东西:华丽的语言,含蓄的抒情,优美的音韵。像少女、像花朵一般美丽而柔弱,与显示肌肉的“力量”二字无关。其实,诗也是有力量的。它可以让人哭、让人笑、让人怒而骂之。

七夕会 赏心乐事

老来痴恋网球,拜师李时勤。他过去是全国男子单打冠军,现在是名气渐响的教练,我能在他的门下学球,感到很荣幸。

一日闲聊,不想他语出惊人:“你们晚报有一位叫卢璐的,是全国女子网球单打的老冠军,是那个时期的‘李娜’。她就在你身边,你怎么不向她求教呢?”

我呆了!卢璐是全国网球冠军?这在忙碌的晚报,恐怕知道的人极少。至于我,那时还不知网球是何物,也就不会懂卢璐有多重的“分量”。待我打球之后才知,在网球场,只要听到卢璐的名字,坐着的人也会起身表示敬意。在报社呢?她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。1982年晚报复刊后,卢璐在体育部当记者,我在新闻部编文化版面。印象中的她,身材微微胖,面孔微微黑,鼻梁上架一副金丝边眼镜;她平常总是乐呵呵笑眯眯的,待人挺客气。偶尔也听到有人贬她,说卢璐人蛮好,就是新闻写不好!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她,写不好新闻?我不信。

也许卢璐对这些议论有所耳闻,不久她沉寂了。接二连三未见她的身影,部里说她“走基层”去了。我在想,网球是球类中比

生命之树(剪纸) 彭敏敏

中屡见不鲜。“报告人的抑扬顿挫/像听过千遍的流行歌曲/那烂熟的旋律早已磨出茧茧/然而,你必须恭敬地安坐/即使心猿意马也得佯装聆听”。在这些可笑的“佯装”人中间,有他有你。再看会场内的情景:“谁的腰间响起咻咻的/吗叫/随之

诗是有力量的 杨明

七夕会 赏心乐事

说:“这位是关肃霜老师,是我的好姐妹,她请你明晚看戏,一定要赏光啊!”关肃

霜是云南省京剧团团长,是我十分仰慕的京剧大家。她的代表作《黛诺》、《铁弓缘》曾经响遍大江南北;她独创的“大靠出手”的按枪、绕枪等高难活儿,至今仍是京剧武旦效仿的经典。翌日晚,我和卢璐在天蟾舞台欣赏了关肃霜的文戏代表作《人面桃花》,她饰演的少女杜宜春甫一亮相,便获得满堂彩。我连夜写了剧评《桃花今日笑春风》,发表在第二天晚报的“昨夜好戏”一栏内。关肃霜显然很满意,特地赠我一幅她演出时所绘的《桃花》,我至今仍珍藏着。

就在卢璐事业高峰,我将走上球场之际,不料她竟去了美国,并和她的先生定居在那里。我曾两次赴美叩访她,均未遇。不久,我还是要去会她的,我认识洛杉矶那幢褐色墙面的老年公寓。

今日灯谜 张文元 改革蓝图 (三字美术名词) 昨日谜面:水霸 (越剧名) 谜底:《北地王》(注:五行与方位对应,北方主水;王,称王称霸)

雷雨与疾病 霍雨佳

据专家研究和观察,先天性心脏病患者,平时特别怕打雷。雷电诱发心脑血管病,固然有心理恐慌的主观原因,也有客观的气象原因。雷电天气时,气压一般较低,而低气压影响人体内氧气的供应。人每天需要大约750毫克的氧气,其中20%为大脑耗用,因脑需氧量最多。当气压下降时,大气中氧分压、肺泡的氧分压和动脉血氧饱和度都随之下降,导致人体发生一系列生理反应,机体为补偿缺氧就加快呼吸及血液循环,出现呼吸急促,心率加快的现象,可能诱发心绞痛、心梗、心衰。

加拿大的医学科研人员通过6年观察发现,雷雨天哮喘患者来医院的频率较平时会增加15%。国内医学专家也研究证实:夏季雷雨天气的温度和湿度都非常适合真菌、霉菌等过敏原的繁殖和生长,加上气压较低,空气中漂浮的过敏原浓度就会明显升高,从而容易诱发哮喘病。因此,哮喘患者雷雨前尽量减少户外活动。

雷电暴雨发生时,常伴随着大风降温天气,这种湿度大、忽冷忽热、气压多变的气象条件,容易使人体的植物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调节功能受到影响,因此,对于肠胃较脆弱的人来说,首先要避免受凉,其次可适当吃些祛湿的食物,如薏仁、扁豆、冬瓜(熬粥或煮汤),多吃苦瓜、苦菜、莴笋、芹菜等苦味。

七夕会 赏心乐事